

# 萨尔斯堡!!!

■ 李忠 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上接 02 版)

如果清晨看过了萨尔斯堡的仙境,那么在黄昏就应该欣赏一下萨尔斯堡作为圣地的风范。这时候最佳的选择是登上河圣东北方的卡布金纳山。这条上山的小路不但曲折,而且令人印象深刻,走不了几步就是一个小教堂。因此,每走一段,都有心灵净化的作用,觉得是一种真正的朝圣之旅。行至山头,回身望去,在一排绿茵之上,萨尔斯堡老城便在你的眼前横向展开。夕阳西下时的余晖,使整个萨尔斯堡又变成了一座金色的城市。在这一片金色之上,城堡山上的那座萨尔斯堡城堡,绝世而立,与山体完全融合,呈现出一种极浓的金石气。这种金石之气让你觉得,萨尔斯堡的老城,真不愧是一个宗教的大公国。它,首先是献给上帝的礼物。这样一个古老的城市,仿佛不是用砖头与石料堆砌而成的,更像是用刻刀将一块巨大无比的石材,一斧一凿地雕刻出来的。这是一座圣地,宗教的圣地。

看过了三座山上的萨尔斯堡的三个面,让我们多在那座萨尔斯堡城堡上,将我们的目光聚焦在那座萨尔斯堡城堡上。

如果你去过丽江,你一定会感到,丽江至少有一半的美来自于那座矗立在古城之上泛着银光的玉龙雪山,如果你到过爱丁堡,你一定会觉得,城市中央那座山头上的爱丁堡,为整个城市的美奠定了一个基调。同样,如果你在萨尔斯堡里行走,只要抬起头来,你会有一种非常穿越的感觉——在云雾缭绕间,城堡山上高高地矗立着一座白色的城堡,千年来,它一直静静地矗立着,从来不曾变过。而它俯视下的这片大地,却上映过近千年不可计数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是的,与我们人的短暂人生相类似,我们的确是历史中只是我们人间喜剧的舞台,而我们注意只是这个舞台上的一幕戏剧的一个角色而已。或许,在曾经的一幕中,你就是那个无可替代的绝对主角,但是,要是你的时代过去了,无论你情愿与否,你都要告别这个舞台,消失在某个不再为人所知的角落里。而这个舞台,都注定不会寂寞,又会有一个与你同样的主角去主演属于它的一切,周而复始如是而已。舞台是不变的,变动的只是演员和剧目而已,甚至,连剧目都少有变动,变的只是演员。正所谓,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啊!

## 堡垒里的战斗

萨尔斯堡城堡正是这样的一个舞台。这座真正是为战争而建的城堡始建于1077年,是当时大主教 Gebhard 为了抵御巴伐利亚公爵的侵犯而建的。从此之后每一届大主教都会为这座城添砖加瓦,直至16世纪修建完成,这座高达120米的要塞从此也成了中欧现有最大的城堡。建成之后的历史证明,所有花在这座城堡上的那些盐税都是值得的。无论是国王来打教皇,还是农民来打教皇,当时的教皇都把这座堡当成是自己的栖身之所;也正是由于不时的会有教皇来此居住,而且住的时间有可能还不短,所以这座城堡和一般的军事堡垒不同,其内部装修十分考究,有些地方甚至堪称奢华。在其中的黄金大厅和黄金会所内,有着复杂精致的哥特式木雕和哥特式的装饰画,当然,这并非城堡的整体格调。这座城堡的大部分地方,还是兵营和军事设施,甚至是监狱。还记得我们前文提到过的那个猛人主教莱特瑙吗?他的最后岁月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被他的继任者,也是他的亲侄子——马库斯·西蒂库斯赶下台后,他被囚禁在这里的监狱里整整五年,直到1617年逝世。

不知在这五年中,莱特瑙主教有多少次曾经回望过萨尔斯堡的主教堂和米拉贝尔宫。此情此景,不堪想象。人生并不漫长,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到如此程度,这样的心境,估计只有在印度泰姬玛哈陵前的监狱中,那位望断铁窗的莫卧儿国王曾经体会过。不同的是只有一处,推翻并囚禁这个国王,不是他的亲侄子,而是他的亲儿子。在权力斗争前面,亲情,哪怕是血肉相连的亲情,也常常是

如此的一文不值。甚至某些情况下,亲人对亲人手段往往比敌人对敌人更为残忍。

关于争斗还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不怕战斗的堡垒,就怕堡垒里的战斗”。这句话用在萨尔斯堡城堡上,特别合适。因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座城堡虽然出现过内部的权力斗争,并囚禁过像莱特瑙这样的斗争中的失败者,但作为一座军事要塞,这座城堡却从来没有被攻陷过。在1525年至1526年间,萨尔斯堡爆发了长达三个月之久的农民和煤矿工人起义,他们要求废除农奴制,减租减息并恢复其基本人权。起义军包围了萨尔斯堡,正当城堡守军快要支撑不下去时,有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把城堡中唯一一头奶牛牵出来,每天给它涂上不同的颜色,并在城堡中四处遛弯,以显示城堡中兵精粮足。事实上,这时候城中已接近弹尽粮绝了。可是,农民兄弟的头脑是比较诚实的,看到这种景象,觉得再打下去也没有希望,于是便自动撤退了。萨尔斯堡也就经历了最有危险的一次考验。从此,奶牛也就作为一种图腾,成了整个萨尔斯堡的圣牛。

如果你对于这一幕幕征战史有兴趣,那你可以很方便地从萨尔斯堡城堡这个舞台中读到你想阅读的一切。从1892年开始,就有了一条登山索道从卡比第广场可以登上城堡,现在,整个城堡山上还是城防博物馆的模样,可以看到1945年以前的步兵团的布防情况。如果不时有那些穿着现代的游人向你提醒,你一定会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而且这是一种相当肃杀的感觉,毕竟这是一座真的打过很多仗的城堡。

相形之下,那便要讲了第二座城堡的故事就轻松多了,那便是我们站在城堡山山头看到的那座黄色宫殿——海布伦宫(Schloss Hellbrunn)。

Schloss Hellbrunn 是这座宫殿的名字,意译应为亮泉宫。虽然距萨尔斯堡有二十多分钟的车程,但这座宫殿确实游客必到的景点。因为萨尔斯堡的巴洛克风格有所不同,这座宫殿特别是园林式地道的意大利风格。1612年,也是一位主教下令建造一座海布伦山脚下的宫殿。所不同的是这位叫做马库斯·西蒂库斯的主教(是的,就是那位亲侄子,看来叔侄二人在喜欢建宫殿这件事上爱好一致)是在意大利接受了全面的教育,因此非常热爱意大利的艺术。于是他请来了设计大教堂的著名的意大利建筑师 Santino Solari,替他设计一座可以让他享受人生并接待宾朋的夏宫,而且一定要有典型的意大利风格,这就是海布伦宫。

现在的游客到海布伦宫,多数要找的第一个景点是那个名气很大但个头小小的玻璃屋——《音乐之声》里的那首布景,事实上海布伦宫才是极其美丽而且神奇的——水是一切美丽与神奇的来源。

在意大利风格的园林中,水的表现是其一大特色也是一大优势。水池、瀑布、喷泉、水钢琴,将水的利用推向了极致。而且不要忘了,那可是一个没有抽水机的时代,所有水的

喷涌效果,都是利用水的重力流制造出来的。也正是由于意大利是一个多山多高地的国家,所以才有可能制造出如此娴熟的水景观。而在附近的海布伦山上,同样也有着丰沛的水源,这一切都为海布伦宫的神奇水景提供了可能。

走进海布伦宫的园林,你一定要加倍仔细,而且小心。所谓仔细,是因为在这座林木茂盛的园林中,装置着许多喷泉,山洞和剧场,甚至还有一座木偶剧场。建筑上,岩石上的种种雕刻与小品极为精致,一不留神,你可能就错过了的一处精彩。而所谓小心,是因为这里有太多的水柱机关,各种设计精巧的喷泉总是来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当你左顾右盼,端小心行走其间,但还是不小心被不知来自何处的水淋湿的时候,你一定会由衷地钦佩这是来自400多年前的水景设计。事实上,我们比起400年前的这座园子里的宾客来,已经是幸运之至了。那个时候,西提库斯主教经常在那个巨大的石桌上宴请宾朋。而非常宴请进行到酒酣面热时,我们那位可爱的主教常常坏笑着起身离席,并且冲着属下人使个眼色。于是在主教离开后,客人们常常被座位下喷出的水弄得慌不择路,洋相百出。意大利文化中,从来不缺这样的幽默精神。

这位喜欢捉弄人的主教实在不太像一位代表神的主教,而更像一个向往人间生活的君主,甚至就是一位爱好丰富的人。走进海布伦宫,这里虽然也是装饰豪华但风格却不同一般,能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那些众多的关于动物的绘画了。海布伦宫同时是一座狩猎宫,那时没有照相机,于是主教狩猎到什么值得称道的野兽,就命人画下来挂在墙上。主教还喜欢钓鱼,一旦钓到了他喜欢的鱼,同样也是画下来挂在墙上。久而久之,甚至有了一座鱼厅(Fish Room)。主教更喜欢鸟类,于是就收集到了许多珍稀的品种,比如鸚鵡,养在了宫中的动物园里。有着如此丰富的爱好足以证明这位西提库斯主教更希望当一个世俗的君主而非脱俗的主教。

## 萨尔斯堡:神圣而世俗的统一体

事实上,萨尔斯堡也是这样一个神圣而世俗的统一体,而且统一得非常和谐。神圣的地方很神圣,世俗的地方很世俗。真是神就神到家,俗就俗到底。

神到家的代表是大教堂和圣彼得修道院。由于萨尔斯堡在中世纪一直都是有大主教管理,同时这里又有“白色黄金”盐,所以,这座城市就同时具有了神圣的理想和世俗的财力。两者结合,就使得在萨尔斯堡旧城这样一个不大的范围内,教堂与修道院的密度高的惊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大教堂和圣彼得修道院。大教堂(Dom)有8个世纪的历史了,中间经过无数次修建,摧毁与重建。最近的一次破坏来自二战时美军的炸弹,直到1959年才被炸坏的顶楼和内饰修复。这座大教堂的建造师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意大利人

Santino Solari。而事实上,他只是这座艺术宫殿设计的集大成者,而这座无与伦比的教堂中,有着很多的无与伦比的艺术品,件件都出自于大师之手。比如门口有三座青铜大门,分别象征着“忠实”、“宽恕”和“希望”,这些作品均出自大师,而且是1957年到1958年才完成的。从大教堂开建到现在,一直有着众多的艺术大师不断地在此呈现上赞美上帝的礼物。

与庄严热闹的大教堂相比,旁边的圣彼得修道院则完全是一种寂静而肃穆的感觉,显得并不那么起眼。但事实上,这里才是萨尔斯堡真正的起源地。公元七世纪来,来自德国的传教士 Rupert 在当时被称为 Juva vum 的萨尔斯堡,创造了整个德语地区最古老的修道院,所以修道院连同其周边地区一并被视为萨尔斯堡最初的起源。由于诞生的时代久远,所以这座修道院过去是标准的罗马风格的,后来12世纪的一场大火几乎将其夷为平地。后来经重建后,这里也就呈现出一种罗马式结构,洛可可风格装饰的混搭面貌。与大教堂一样的,这里也有众多的艺术家们献给上帝的礼物,特别是天顶的湿壁画,那是18世纪著名的虔诚祭坛画家 Martin Jahann Schmidt 的作品。

但是,真正让这座修道院家喻户晓的是在教堂的后方有一座美丽的墓园。还记得《音乐之声》电影中那最为紧张的一幕吗?舰长一家人受修道院院长的庇护藏身的那个墓园,就是这个墓园。而现在的样子和当年拍摄时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吸引了大批影迷前来。事实上,电影中所拍摄的一个个如拱廊般的墓园,正是萨尔斯堡私人墓园的所在地。当地有众多的名人在此安息,包括了莫扎特的姐姐,海顿的弟弟等人。因此,这个本该安静的安息之地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参观场所。当然,真正安静的地方是有的,就在旁边的峭壁里。有萨尔斯堡最古老的墓地,同时也是基督教早期的起源地。从一个收费的小门拾级而上,你便真的开始穿越历史了。不过要提醒提醒你,没有点胆量的人最好别上去。因为是真正的原状保留,所以在昏暗的光线漫射中,一切都显得有些阴森恐怖,不过这也才是墓园真正的原样。石棺,壁画,一盏如豆的灯光,勾勒出几处宗教圣地真正的古老。

同样古老的还有旁边的餐厅。就在离墓园最近之处,有一座创立于公园803年的 Stifskeller St Peter 餐厅。这里也是萨尔斯堡最古老的餐厅,这里曾经是修道院的酒窖,所以最初这里是修士们酿酒的地方(不要奇怪,啤酒最早就是修士们酿造的)。现在这个餐厅,因此也是洞穴状的,充满了中世纪的感觉,提供正宗的奥地利料理,接待过的名人不计其数,其中包括包括利布涅堡家族的皇帝。现在这座餐厅既是导游一定会介绍的一个景点,又是很多人来此休息古老的地方。在我看来,这里的清炖牛肉绝对值得吃,而作为一个景点,这里的里里外外也绝对值得拍。

说完了神圣,当然神圣中也有那么一些世俗,那么我们来看看世俗。美学家索白

华有两句诗:天空中白云在飘荡,都市里的人们都在奔忙。在萨尔斯堡人们最奔忙的地方就是粮食巷了。

Getreidegasse 直译为葛特莱第街,意译则是粮食巷。这条街道发端于旧市场广场(Altmarkt)端头有一座创立于1703年的全城最古老的咖啡馆。而这条街的第9号门牌的房子便是莫扎特的出生地,也是这位天才最早学习音乐的地方。现在这里当然也是整个萨尔斯堡最为有名的景点。朝圣者都是排着队准备进入参观的景点。不过这个音乐圣地的人们,大多会去购买一种“莫扎特巧克力球”。这种标志性产品在粮食巷随处可见,早已成为萨尔斯堡最具标志性的产品。这种以莫扎特命名的巧克力(Mozartkugel)是由Frustr发明的。我曾经不止一次听有些人讲过,说一种普通的巧克力一旦冠以莫扎特的名字,就立刻变得名声大噪,十分抢手。以此证明,冠名权对旅游产品的价值云云。可事实上世界上没有这样随随便便的成功。首先,Paul Frustr在1884年就已经创立了以家族名字命名的糕饼店,而经过了多年的研发,直到1890年,这位萨尔斯堡的皇家糕饼师才研制成功了莫扎特加入了开心果和杏仁的巧克力球,并以莫扎特的名字来命名。这本身就是一种口感最佳的巧克力(我很爱吃巧克力,经过鉴定,真的是上品!),也正是因为这种产品的成功(请注意是产品的成功),Paul Frustr在1905年的巴黎世博会上获得了金奖。

成功后的产品都不乏仿制者,所以现在的萨尔斯堡,到处都是各色莫扎特巧克力球,但大多是机械制作的,而只有Paul Frustr始终坚持手工制作。而且只在萨尔斯堡有分店,使得这种产品变成了萨尔斯堡的真正的地域性产品。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内行,到了萨尔斯堡,一定要到Frustr店去买这种银色包装上印着蓝色莫扎特头像的正宗产品。尝过之后,你一定会赞同这样一个结论:即便是只冲着它的口味,你也会喜欢Frustr的巧克力。事实上,Frustr的巧克力还有海顿和贝多芬的多种牌子,也都很成功。

粮食巷中除了有好吃的巧克力,还会有着极入画的景观与空间。由于萨尔斯堡过去是个极富庶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咱们过去的扬州,而且还是那个“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时代。所以可以想见当年的粮食巷里的商贾是多么地繁忙,为了提高经商时的交通效率,他们就在粮食巷这条纵向的大街上又打开了许多的狂想的 passage——商业拱廊,形成了一条条各有特色的横向穿越空间,而且展示,的橱窗和商铺介于其间。走入一条拱廊,你就会有个个不同的精彩发现,这些或明或暗,或宽或窄的商业拱廊,是一种极具萨尔斯堡特色的建筑模式语言。如果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来研读这座城市的话,粮食巷和其拱廊体系绝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如果你从一条拱廊穿行回到粮食巷,那么请你抬起头来,你会有一个更为惊喜的发现。天空中有无数个制作精美的铸铁招牌,品牌不同,大小各异,唯一相似的是个个精美,从中可以读到千年来商脉的延续。于是你就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在这条著名商街上的游客,多数人拍照时,都是镜头向上。如此拍摄出来的,是天空白云悠悠和大地人们的繁忙。

这便是萨尔斯堡了!它有着真正神圣的纯净和真正世俗的繁忙,而且将这两者是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使你在阅读它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内涵丰富到极致的城市,用任何一个简单的词汇来概括它,都是过于肤浅的。萨尔斯堡有音乐但绝不限于音乐,萨尔斯堡有天才,但更有一群创造历史的人物;萨尔斯堡是古典的,但更引领着今天的时尚;萨尔斯堡不缺传奇但更多拥有的却是真实。而那些传奇中多数城市,大多只能停留在想象之中,一旦走进,你就忘记了它的传奇,只能看到那些活在人间的现实。但萨尔斯堡绝对不是这样,你对它的理解或许是从某一段别人讲述的传奇开始,然后是从现实中感受,最后它留给你的,一定不止于惊叹,而更多的是从你的口中重新讲给别人的,更为真实的传奇。这,就是萨尔斯堡! (完)

## 后记

对于我这样一个一年要飞一两百次的人来说,写这样一篇三四万字的文字,在时间上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这是第一次,但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次,或许说,是不是我在华高莱斯工作岗位上的最后一次。因为等我退休以后,我肯定还有时间来详细地写写我所爱的城市,但在工作期间,这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开始写的时候是今年的春节期间,那是家人在新西兰度假,有一夜在家里的台灯下,突发奇想,想写些什么觉得才对不起萨尔斯堡,于是编列了个提纲开始写作。连续几个晚上便写出了感觉,此后一有时间便见缝插针写出来,等写完后,又是在陪家人在香港地区过端午节的时候了。在

这个长长的“写作冒险”结束后,还有这样几个念头想记录下来:

第一,为什么从萨尔斯堡开始写城市?

因为十几年的城市考察进行下来,我越来越觉得,在许多时候对于城市的解读都是“金银屑”,并非是人家家城市精髓。就如同一个老外,来到咱们北京,看过了正乙祠,看过了梅兰芳大剧院,甚至也看了老舍茶馆,于是写了一篇关于北京剧院的热情洋溢的文章,但读过之后你却发现,他不懂京剧。你想这是多么大的遗憾。

第二,为什么要写这么长? 只是因为一件事,我想勘校更多的谬

误,还原更多的真实。每次出国考察前,我都会把所有能找到的这个城市的书籍和资料找来看。但每次考察之后,我总是发现(真的是总是)书中有太多的模糊与歧义。所以我才想如何在一篇文章中讲一个城市的精彩脉络真正讲清楚,让看过我们的文章的人再去阅读这些城市时,能相对轻松地达到深入阅读的境地,如此而已——不想让别人再像我这样费劲。

第三,写这样的文章费劲吗? 不费劲。资料是日积月累的,早已在脑子里的,只要有时间,在飞机上找张纸也能按着写,只是比较费时间。我的文章都是手写的,打字慢,赶不上我的思维。也不能口述,因为笔能帮助我的思考。

第四,还会这样写吗? 希望能写下去。如果有人愿意读我写过的《城市阅读》,就会发现,对于一些世界上著名的大都市或历史文化名城,我都不曾写过。比如伦敦,纽约,巴黎,维也纳,柏林,东京,莫斯科,首尔等等都从未写过。不是我没去过,事实上我都去了不止一次,但是去得越多,越觉得不能简单从事,应当用相对长的文章把这些城市的前世今生写清楚。如果有时间,我将尽量这么做。

第五,这么长的文章有人看吗? 应当有人吧!对于这件事,我真的不太自信。在这样一个微博的时代,我这样一个从来不发微博的人,不太懂得写微博体的文

字,我还是愿意用手写这样一种老旧的方式写这样的作文(真的是作文)。每篇都认真地去做一篇作文来写,即使我知道不会有多少人会把它当做一篇作文来读,但“文章千古事”,别人可以不把我们读书人的文章当回事儿,可我们自己的不能看轻我们自己,更不能看轻我们的文章,是文章就要经得起同行的审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是我们读书人的本分和原则。

总之,这些文章的写作立场和我作为华高莱斯总经理的身份关系不大,更多的关于我是一名研究城市的学者,或者更多的是关于我作为一名读书人的职责,这才是我在写这些文章时考虑最多的事。因为,读书人本身就是一类身份,一项职业,一种责任。